

◀ 號三三一 字乙 審證查審會員委查審誌雜書圖省川四號四九一七字警證記登部政內  
 ▶ 類紙聞新類一第為認照執號一七二給發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 西 部 文 抗

期六第·卷二第

(錄 目)

刊 月

本刊一年.....	雙江度
虹 (小說).....	寒光
保衛大西北 (詩).....	影痕
壯丁 (戲劇).....	姚克剛
遙寄 (散文).....	蕭金石
憶鳴濤 (小品).....	李暉
燭光下 (散文).....	范甦
回到祖國的懷抱 (報告).....	萬敏
母親的悔意 (小說) (續完).....	金刀
秋收 (封面).....	又雲



日一卅月八年九廿國民華中：期日版出

分八幣國幣零期本：價 售

社刊月藝文部西：策者 輯行 編發

社版出城成：者 刷 印

號七十八街華光都成：址 社

12

# 本刊一年

雙江度

感謝時代的賜予，本刊能夠誕生，感謝各方面的愛護，本刊能夠生長到一年。

一年，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在這一短時間中，本刊雖也少許有所貢獻於時代，然而究竟因為時間是不久，所以我們所看到的，缺點總比較的多。在這裏，願意先來一個自我檢討：

第一，本刊在質的方面是不如人意的，這就是說，各期所刊載的文章，平均的說來，都很平凡，假使照考試的方法來評定分數，那恐怕連一個及格分數都不容易得着。當然，這其間是有牠的原因的：首先本刊要刊載的稿子，就不是某幾個專家經常包辦，也沒有什麼特約撰稿人，大多數都是外來的稿子。我們對外稿，除了（一）文筆太不通順（二）消極頹廢或私人發洩（三）違反時代（四）同一類性質的稿件堆集太多幾種情形外，可以說是來必登；其中有很多是初習寫作者的作品，看起來當然是不那麼順眼。我們之所以這麼辦，並不是敢高唱什麼鼓勵後進，因為我們自己都是站在後進者之列的；我們只覺得本刊是一個大眾的園地，應該讓大眾來灌溉和掘發。

第二，本刊在量的方面更感覺到不夠。月刊本來就不大夠供應了，再加以以每期又只有那麼薄薄的一幾頁，而且只能印刷千份左右，要不是戰時，我們想根本就不能成其為一個刊物。這原因，一方面就是因為是戰時，同時本刊的經費，是由二三人各自的生活費下節餘逗湊的，沒有旁的來源，實在無法從量的方面擴展。

第三，本刊編輯的內容，多半都太單純而不調和，譬如在各期的文章中，劇本就佔很少數。這個缺點，我們是早已知道的，之所以沒有設法改正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稿子的缺乏，同時我們也覺得天地間的刊物形式，也不必弄得那麼千篇一律，我們這刊物所缺乏的某幾種性質的文章，也許正為其他刊物所偏重。整個的文化工作界，能夠各盡所能，讀者們自能各取其需，也就無所謂調與否了。以上是本刊一年來自我檢討所發現的幾個較大的缺點，為了盡我們對這大時代的責任，為了酬答各方的愛護，今後自當設法盡量改善。時代是前進的，我們希望本刊能夠隨着前進！然而獨木不能成林，更盼望我們的朋友們，和我們攜起手來，共同擔負起這堅鉅的使命！（度）

## 西部文藝

第二卷·第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卅一日出版

社 長 斯 因

編 輯 人 憶 濤

發 行 人 雙 江 度

發 行 所 光 華 街 八 十 七 號

印 刷 所 西 部 文 藝 月 刊 社

代 售 處 石 馬 巷 十 九 號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成 城 出 版 社

本期零售國幣八分

期限	冊數	價 目
每 月	一	八 分
三 個 月	三	二 角 四 分
半 年	六	四 角 五 分
全 年	一 二	八 角 五 分

郵寄費在內

# 虹

寒光

微弱的光中，小樹偶而隨風搖擺着，麻條在屋簷前爭吵，院子裏靜悄悄。

房子裏的空氣，一刻比一刻的沉默；棹上的時鐘已是六點半了，花瓶裏插着幾枝芍藥，殘落的花瓣，在棹布上與黃綠的條紋拼成了一副美麗的圖案，茶杯裏吐着一團團的熱氣；靠牆放着一隻皮箱和一個鋪蓋捲，一縷陽光從破窗洞照進來，恰好射在皮箱的鐵扣上，閃爍着一絲眩目的光輝。

年青的劉賀明，約摸有十八歲左右的身材，穿着一身黃哈磯的學生服；高高的，垂淚的眼光，注視着他手裏玩弄着的長髮帽；他是個富於感情和憂柔寡斷的人，這時，他靠着棹子站着，枯喪着臉，默默地好像在思索甚麼！

他的母親，是一位四十歲上下的女人，仁慈的面孔，帶着一些嚴肅，她坐在床沿上，也好像在想甚麼似的。他的小妹妹，圓潤的小臉，紅色的雙頰，微黃的頭髮，和烏黑的眼珠，沒有一處不令人可愛，她偎在她母親的身旁，抱着她時而不離的橡皮貓，她對這沉默的景象，流露着驚奇的眼光。

「哥哥，快七點鐘了！」他的弟弟，一個身體很好的小伙子，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好！你該走了，一路凡事要謹慎一點；到那裏常給家裏來信，你父親爲你們

苦了一輩子，現在你該好好的努力。在學校裏聽先生的話；給你的錢要節省點用；天氣涼了多添衣服。……」

這些話好像是母親在事先預備好了的，一句不亂的說了出來，而且一句比一句來得懇切。賀明仍然默默地站在那裏，無所回答，微弱的眼光，只是在他母親的臉上掃了一下，又溜到他妹妹抱着的橡皮貓上去了，他似乎被這些話所感動！一滴明亮的淚珠，奪眶而出，掉在他手裏的草帽上。

終於他提着皮箱，拖着二雙皮鞋走了出去，格格格的腳步聲，這時也好像是一種哀怨的呼聲；弟弟替他拿着鋪蓋捲，母親抱着他的小妹妹，跟在他的後邊，走出了大門，行李放在了黃包車上。

「一路要小心，到了那裏馬上來個電報。」母親好像放心不下，還是這樣的叮嚀着。「媽，您進去吧！一切都用不着操心！」他慢吞吞地說着，手裏還拿着他的草帽。他站在門邊還想安慰他母親幾句，可是喉頭好像有塊東西塞着的一樣，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來。

「媽，我走了！敏弟，你也該到學校去了。」他忽然勇敢地堅決地這樣說了，他忽然有了勇氣，他恭恭敬敬地向他的母親鞠躬，準備着動身了。他剛刻走了幾步，他的小妹妹哭了。她乘她心愛地小橡皮貓，在平常那是表示要他展着她的兩隻小手，在平常那是表示要他

# 保衛大西北

影痕

夕陽昏沉沉，天空裏鋪滿了沉重的黑雲，黃河的水不住的高漲，淹過了窗戶，

淹過了穀田，日本兵時時來搶掠，我們的穀倉裏已沒有半口餘糧！

夜空一片濃黑，月亮的四週圍上了紅暈，黃河的水不住地高漲，淹沒了房屋，

淹沒了高粱，自從日本兵來了，這裏再看不見築堤的委員；

狂烈的風，滂沱的雨，

黃河的水不住地奔騰，沖塌了房屋，沖潰了堤防，

嘩嘩嘩的坍塌聲，萬村的民家在水中搖盪，水裏哭叫的聲音，

震碎了人的心房！人在哭叫，

抱她的意思，但是這回他沒有答應，他只好哄着她說：「我去給你買糖去，你等着我馬上就回來了。」他說着，跟在黃包車的後面，向汽車站走去。

當他轉彎的時候，他看見母親還站在門口哄着小妹，小妹還是任情的在哭着，鬧着。

到了車站，他找到了他的同行者，他本身最好的朋友李物文。他們一同買好了車票，打好了行李票。在停車場中，找到了他們的乘車的「1940」號，擇定了坐位，攔好了零碎行李，他們便坐了上去，等待着開車的時間。

「賈明，你怎麼有點不高興？你母親對你說了些甚麼？」物文有所感觸似地問他，他也穿着一身黃哈呢的學生服，戴着一頂鴨舌帽，強烈的眼光，襯着他強健的體格，看起來倒是一個很英俊的青年。

「沒有說甚麼！只是叫我以後好好的用功。」他一面回答着物文的問話，一面却在注視着車廠中的人們，男的，女的，穿着各色各式的衣服，他們有些是來送親友的，有些也是這「1940」號或別車的乘客。他們三個一堆，兩個一堆的站在一起，有的高着嗓子，大說大笑；有的却只是枯喪着臉，互相疑視着，半響也說不出一句話來。汽車夫在給他的「牲口」喂水喝了。賈明和物文緊緊的倚着，他們好像在欣賞這周圍的一切，沉默又遮掩了他們的心。

開車鈴響了，車廠中一陣忙亂，乘客

們紛紛地上了車，都坐了下去，有的向車下的小販買燒餅；有的還在和送行者互相叮嚀着各樣的話。

汽車喇叭吼了一聲，車輪滾動了，一直滾出了車站。送行者揮着手，表示別了的意思，乘客們也揮着帽子回答。汽車的馬達聲，附和着目的相同的乘客們的心，神速地向前途飛馳而去。

乘客由嘈雜而漸漸地安靜了下去，他們舉目四望這周圍的景物，歎賞着將要與之離別了！賈明和物文依然緊緊地倚着，他們也隨衆目而視：雄偉的城樓，壯麗的雄堞，繞着一層燦爛的朝霞，愈離愈遠了。隱隱的青山，繞着瀟灑的白霧；近處的麥田和豆田，一塊綠的，一塊黃的，形成了不規則的方形；鳥雀們時而飛到田間去，發出那和悅的鳴音，尋找牠們所要的食物。夾路的楊柳，長着嫩綠的枝條，在溫和的微風中，只是輕輕地點頭。如帶的渭水，蜿蜒的流了下去，水光和陽光混在了一起。這一切，贏得了每個乘客對牠們的注意。但是，這只是片時的，不久就要離開牠們，再不會看見牠們了！任憑你怎樣的惋惜，汽車是無情的向前飛馳着。

美麗的早晨，很快地便溜走了，膝下來的殘酷的陽光，猛烈的照射着。物文好像很疲倦的樣子，坐在那裏只是打盹。賈明也因了一夜的未眠，似乎略有乏意。可是他被一綫新的希望灼熱着，溫暖着，他儘情地放縱地，展開了心裏蘊藏的希望——「現在，我將要踏入一個新的環境

村莊在浮盪，  
黃河的水急激地瘋狂。

木塊和屍體的飄流，  
黃色的舌頭在吞捲。

千萬人的搶救，  
抵不住一個逆流的波浪！

手裏是空的，  
肚裏是空的，  
風吹着一片縐紋的黃水，  
只望見疎落的屋簷和樹頂。

我們已沒有了家，  
也沒有了田莊。

自從日本兵來了，  
我們再看不見賑災的委員！

逃亡的路上，  
有的挽着小孩子，

有的扶着年老的爹娘，  
有的在哭泣，

有的在號叫。

有一個瘋狂的寡婦，  
披散着頭髮到處

看見人便抱着喚她的小三！  
在這個悽慘的情勢裏，

我們逼着離開了故鄉。  
茫茫的一片黃水裏，

回顧着我們最後的留戀。

逃亡，逃亡，

「那我該作一個新的人了。過去的煩瑣地，黑暗地生活，我要完全擯棄了牠們，我要在新的環境裏，建立起我將來的事業的基礎。我應當極力的使自己健全，踏上振興的大道；我應當積極的武裝自己，進備和黑暗的惡魔奮鬥。第一，我先得鍛鍊自己的體格，有了強健的體格，才能建立偉大的事業。第二，在學業方面，我絲毫都不能懈怠，我要努力於我所愛好的學科，不停的去研究，這樣，將來才能有所成就。第三，關於人格，道德的涵養，我也應當切實的去注意。只要這三點能確實做到，那我的準備工作可以說是很完善了，我可以擔負起偉大地建國任務。啊！我有了新生命，勝利已在現着曙光了！」

他樂極忘形，眼睛直盯着蔚藍的晴空，嘴角露出一絲得意的微笑。太陽晒得那樣利害，他忘記了戴草帽。車上的乘客，隨時發出低微的談話聲，有的却已在假寐了。

忽然一個顛簸，驚醒了每一個假寐的人，物文也醒來了。他揉了揉睡眼，摘了他的鴨舌帽，用手帕揩去了滿額的汗珠，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向西周看了看，最後，眼光落在賈明身上。

「現在有幾點鐘了？」他懶懶地問。

「十二點還差一刻。」賈明向他看了一眼，從口袋裏掏出了一隻鋼殼錶，邊看邊答，隨即又裝進了口袋裏去。

「該快到關口鎮了吧？」他仍是懶洋洋地問賈明。

「快了！大概還有二十來里路，」賈明也是隨口的答應着，接着又開始了他的默想：「過關口鎮就是×縣的縣界了，再有一半個鐘頭的功夫，就離開了故鄉的境界了，啊！別了，故鄉！我們立刻將要離別了！這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也許我不會再來到你的懷抱中了。今天，五月四日，一個美麗的清晨，我離開了你的懷抱，這是多麼值得記憶的一天哪！」他想到這裏，情不自禁地歎息了一聲。這是他第一次離開他的家庭，離開他的故鄉，因此，他心裏有一種神秘的憂慮和留戀！

「賈明，你歎息甚麼呀？」物文駭異地問。

賈明只是搖了搖頭，就像沒有聽見他的問話一樣。物文驚奇的眼光，在這付憂慮的面孔上兜了好幾個圈子，然而，終於沒有得到一個適當的解答。旁的乘客也都把視線移到這邊來，不同的臉上，流露出不同的表情。

急促地馬達聲，催促着車輪向前奔馳，時而顛顛幌幌地，公路的兩旁，也時有來往的行人——挑着担子的，推着車子的，和打起傘空手走着的，都走向他們所要去的各種不同的目的地。汽車後面拖着一條長長的灰土尾巴，天氣異常的悶熱。

關口鎮遠遠在望了，乘客們翹首張望，同時車廂裏起了紊亂，他們收拾着眼鏡，整理着帽子和其他的零碎行李，作着下車的準備。賈明把草帽戴好了，物文又擦了他額上的汗珠，把帽子壓低了些。他

逃亡到何方，  
我們的眼前是  
一片黯灰色的渺茫……  
每一個飢餓的臉孔顫發蒼，  
兀凸的骨幣只包着皮層一張。  
疾病的呻吟，  
垂死的叫喚，  
每一雙眼睛裏都閃爍着恐怖的浮光！

太行山，  
是天然的屏障！  
巖巖的山穴，  
像是虎口的牙藏！  
壯麗的太行山啊——  
是我們游擊隊的好營盤。  
我們組織起來：  
戰鬥隊，救護組，偵探班。  
日本鬼子使我們沒有了家鄉，  
日本鬼子搶奪了我們的錢糧。  
我們要衣食，  
我們要生存，  
我們大家起來和他抵抗！  
太行山，  
是天然的屏障！  
茅津渡，平型關，  
都是殲滅鬼子的紀念碑坊！

們這時都想快點到關口鎮休息，一來肚子有些餓了；二來他們整坐了半天，腰部和屁股都酸得怪不舒服的。

十分鐘後，第1049號車，停在了關口鎮的大街上。司機在車前來回的踱着，嘴邊腳着一支紙煙，咖啡色的呢帽，搭在後腦蓋上，他不時看着乘客們的紛亂下車情形。

乘客們下了車，伸伸懶腰，打去了身上的塵土，帶着隨手的東西，拖着慢吞吞的步子，向飯舖子裏走去。質明和物文帶着他們疲乏的身體，也走進一個飯館子裏。

在關口鎮休息了一個鐘頭，第1049號的乘客們，都滿有精神的回到了車上，坐在他們原來的位上，汽車又喝了兩桶水。

一聲長鳴後，汽車又開始前行了！當牠跑過街口時，幾隻不識相的惡狗，跟在牠後面狂吠，牠們想襲擊這隻龐大的「怪物」，然而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的事。乘客們看着，發出了驕傲地，鄙視地哄笑，野狗窘迫的退去了。

這時，車上的人都好像很有勁似的，他們談着各種關於狗的故事，談着天氣，雨水，糧價，最後他們又談着戰事，質明和物文也被引起了談話的興趣，他倆說話的聲音較低，無形中成了另外的一組。

「喂！物文，要是我們此去考不上學校怎麼辦？」  
「你老是這麼多慮，學校多着呢！考不上這個再考那一個，難道還沒有出路嗎？」

們入的學校嗎？」物文毫無疑慮的回應着，質明却將信將疑地凝視着他。

「依你說簡直一點問題都沒有？這你敢百分之百的担保嗎？在你或者沒有甚麼問題？可是我就不行了，我在中學時的功課你是知道的。」

「那你就不能那樣說，不能說因為有問題，你就遲疑不前了。担保的話我不敢說，不過我們起碼得有自信心。其實我比你強多少呢？我以為無論任何一件事，只要有堅決的信心，和苦幹的精神，不會有不成功的道理。我們現在正都是青年，甚麼事不可以幹？只要我們有胆量，有志趣，都可以有好的成績表現……我已經是有志

決定好了的，萬一考不上學校的話，馬上當兵上前線去，國家正在需人之際，甚麼事我們不能幹？」物文越說越激昂，聲調也漸漸漸大，他簡直在演說了，而臉上浮着一層勇敢地紅暈，態度是那樣的堅定，眼睛炯炯地閃着光。

這一席話的作用很大，質明默然無語可答，他的心頭很受了些感動，由這感動生出了勇氣，生出了堅決地的信念。他想到：到這時候，家庭和故鄉還有甚麼可留戀的呢？我還有甚麼可顧慮的呢？考上學校，當然很好，我就照我從前的計劃去作，將來我可以擔負起建國的責任；要是考不上的話，我立刻參加到前綫去，我可以擔負起抗戰的任務！……

日本鬼子笨重的唐克車，大砲，機械化部隊，到不了太行山上！

太行山，是天然的屏障！

我們在那裏慢慢的滋長起來，組織起來，一羣羣勇敢的農民，大規模的展開了游擊的戰鬥教練！

太行山，是天然的屏障！

我們千千萬萬的游擊隊員，都執起了鋤頭，斧鋸，刀槍，為民族而鬥爭！

為大眾求生存！

一個諜報員來報探，敵人大量的運送子彈食糧。

我們從夜裏出發，摸進道清鐵道旁。

斧頭，鋤頭，犁鏟，刀鑽，你一鋤，我一鏟，

千萬隻手的震動，千萬顆心聯成了一條陣綫。

了。初夏的天氣常常會有劇烈地變化的，一望無際的碧空，只一瞬間，被狂風送來了一朵朵的烏雲，惡恨恨地集聚在那裏，好像準備着有一場惡戰的一般。太陽雖給牠們蒙蔽了起來，可是強烈的陽光仍然倔強地照射着，黑雲的周圍，鑲了一道金黃色的邊線，雲隙間透出了一綫一綫的光芒，路旁的電線，在風裏起着尖銳地呼嘯，樹林裏也起了恐怖的吼聲，雷聲漸漸地響了起來。這一切都象徵着未來的恐懼。

汽車路過了秀麗的河川，邁過了廣大的平原，穿過了陰險的山澗，現在，牠是在爬山了。雖然山路是異常的崎嶇，兇猛的狂風又阻礙牠的前進，然而，牠還是努力的掙扎着，拚命的進行着。車上的乘客們，似乎被這突變所威嚇住了！雷聲不斷的打來，轟隆隆地暴鳴，震盪在這整個的空間裏，從山崖邊傳來的回音，使每個人都不自禁的打寒噤。風勢雖然平息了些，粗而大的雨點却慢慢的滴了下來。

雨點漸漸來漸密了，車上的乘客們都縮着頸子哈着腰，有些蒙着油布或打着傘，一聲都不響的默坐着。樹葉和地面被雨點打得沙沙地發響，路面也有些溼泥了。然而，汽車還是一刻不停的前進着，牠死力的爬上了山嶺，儘量的向前奔馳。山路的

崎嶇險阻，和雷雨的襲擊，牠好像完全沒有受到影響。司機和乘客們，異心同想的懷着一個念頭：就是趕快的要離開這個黑暗地帶。

一刻鐘之後，第190號車衝出了那個惡劣的環境；牠下了山，又闖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和雷的太陽已向西偏下去了，牠失去了強烈的熱能，餘下來的只是溫暖的光輝。這裏雖然也會落過雨，可是，僅是洒溼了地皮。路旁的野草，在葉片上還遺留着幾粒雨珠；高聳的白楊樹，葉子被雨滴冲刷得乾乾淨淨地，在陽光裏，反映着一絲水光，空氣是格外的清新，這裏不像山上那樣的恐怖，黑暗！

這時，汽車新鮮的前進着，乘客們都興奮了起來，他們說着，唱着，看着他們眼前的這一個開闊而又美麗的平原！

「……一路要小心，……你父親爲你們苦了一輩子，現在該你們努力了，……」

一臨走時母親對他說的話，輕輕地掠過了他的心頭，他細細地玩味着這幾句話的意思。

東方現出一道虹光，是美麗的可愛的；汽車踏上了廣闊的平原！

在落日的餘輝裏，第190號車，繼續向牠的目的地前進着！

把道軌破開了數段。

我們靜靜的埋伏在高粱田。  
蚯蚓的唧唧，

蝦蟆的叫喚，

夜風吹着高粱葉嗚嗚嗚嗚。

我們農民幾千年來的飢餓，

都在等待着帝國主義的鮮血來痛飲！

轟隆一聲鉅響！

十二輛裝甲鐵車，

像死蛇般的反肚。

我們的大刀隊一齊上前，

大叫繳槍不殺！

我們勝利的歸途，

每個人的肩上都裝上了

食糧，子彈，軍器，

和數十名的俘虜。

太行山，

是天然的屏障！

我們千千萬萬的游擊隊員，

都執起了新式的武器，刀槍，

保衛太行山！

保衛大西北！

保衛中華民族的生存！



## 壯丁

姚克剛

時：現在。  
地：附城的一個鄉間。  
人物：父——五十八歲；一個樸誠的農人

母——五十七歲；一個慈良勤苦的農婦。

子——十九歲；一個青年農民他父

張大媽——六十歲；他們的嫂子和

伯娘。

兵役科長——三十歲；上茶派來征

兵的人。

保長——三十二歲；一個奸滑貪污

的農人。

（附城鄉村的一角，竹籬環繞着幾間草

屋。嫩綠的野草，長滿了砌階。門外和

暖的春風，吹得肥大的垂楊謾謾作響。

在這寂靜的原野中，另外只是犬吠聲，

鳥鳴聲，溪流聲，……正和應出微弱的

歌唱。還有使人疲倦的太陽，高高地懸

掛在毫無雲翳的天空裏。）

幕啓後：母親正在竹籬內洗衣。伊低下頭

非常吃力的工作，但却時時很當

意的注視着門外通到城市的一條

小路。忽然看家犬「汪」——「汪」

！地追着客人從屋子後面吠了過

來。

張：這瘋狗。連我也認不清，只管拚命的

亂咬！——二媽，呀！正在洗衣嗎？

母：大媽請坐。

張：二媽不客氣……二爸的傷口怎樣了？

母：臀部上大致好了；手背却更厲害了！

張：不用喪心，二媽！——我們未曾做過

惡事，菩薩會保佑我們的。

母：我也是這樣想可是……

張：三牛這孩子抽中了第一籤，今天午後

就要集合，準備開到前方去。

母：那麼，二爹的意思怎樣呢？

張：老頭子到沒有什麼；不過——大媽你

是知道的，我們只有這一個孩子——

就是這老頭子被炸傷了，要不是這

孩子，我倆口兒還活得下去麼？

母：那你們該想點辦法救救這孩子——要

是開到前方，根本是不能回來的。

張：我想了一夜，總想不出什麼辦法？我

只有求菩薩保佑這孩子；再不我們

大家一道死了……更落得個乾淨！

母：求菩薩固然應該……我還有一個法

子？

張：什麼法子呢？大媽！（伊迫切在追問）

母：上一次你家那毛子，還不是中第一籤

嗎？後來送給保長二百塊錢，不就馬

虎下去了嗎？

## 遙寄

蕭金石

——青年團夏令營散記之一——  
朋友：起記寒冷的夜吧？關山月照着  
我們別離的影子！

爲了命令我們不能不暫時地分手。

『自然胡笳是這樣的悽慘，而夜光杯

裏的葡萄酒，我們決不能虛度。男兒裏屍

沙場，飲盡仇虜的血，這是每一個中華兒

女的心，應有如此的希冀，不過時間是有

一定的，雖然壯志未酬，啊！朋友，到後

方還需要我們熱烈的伙伴的呼喚。建國的

担子，和抗戰並沒有輕重，也沒有兩樣。

早遲我們仍是要見面的；那時我希望

在另一個地方，不是黑龍江，不是長白山

，不是朝鮮，不是台灣，不是啊……』

記得吧？朋友，你這番熱烈摯誠的話

可惜今天我們距離遠了，烽火燒斷了

我們的聯絡。

我遙憶在天涯飄泊苦鬥的你，尤其臨

別之夜，你對我的誓言，我不能忘記，我

更不能讓我的影子在你的記憶中慢慢地消

逝。

朋友：現在我告訴你，我正在實踐你

的誓言，真的，建國的担子，和抗戰並沒



母：二百塊!!!……大媽！我們有這許多的錢嗎？

張：現在這個世道沒有錢！恐怕就不好設法了。二媽你說是不是呢？

母：錢是有幾個；兩百元就沒有。

張：你拿得出好多來呢？

母：可憐我們好容易積下五十塊錢，這還是三牛那孩子一點一滴的血汗流出來的，一點一滴的血汗掙出來的，醫他爸：已經花去十幾塊了！(鄭重出口)

(汪二汪二又在吠，這是保長來了。)

保：張大爺在家麼？

母：我們老板不在家，請坐！保長老爺！

保：等一會兒號聲響了，叫三牛到聯保辦公處來集合。(一面說一面要走出門去的樣子。)

張：保長老爺，請再坐一坐！我們有事情，要和你商量。

保：還有什麼事？張大媽！

張：我到沒有什麼？——請保長老爺可憐我們二媽，她只有這一個孩子，要是抽去當兵，他們一家人就會活活的餓死咧！

保：這有什麼辦法呢？(他低頭想了一會)

我還有公事，請坐！請坐！(站起來，要走的樣子。)

母：(挽留着他)可憐我的孩子呀！保長老爺，福積在少爺身上嗎！

保：(坐下低下頭想了好一會。)(法子也許

是有的——恐怕你這種家庭，不容易做到啊！

母：我只有求你可憐我的孩子；我們倆口兒的生活都靠着他的。——救了他也就救了我們倆口兒(她一邊說一邊眼淚濺濺的落個不了。)

保：我自然也替你們可憐；但是——最低限度也得要一百塊錢，才能夠買人去代替他。這筆錢要是無法湊足，那我也沒有旁的辦法可想了。

張：只要保長開天恩做好事，就把三牛省下來的錢把他另外找人。二媽！你應該一點也不遲疑地這樣做了！

母：另外有什麼辦法呢？可是——我們將來的生活，老頭子的醫藥費……又在那裏的去拿呢？我也說不得了，只好火燒眉毛，暫顧眼前，二天再打二天的主意。(她很興奮很傷心的到屋裏取錢去了。)

張：錢呢？花了總是可以再掙來的呵！難得保長老爺這樣的肯做好事！——呵！你錢拿出來了嗎？

保：做這種好事，我做的多呀！不過因為要出錢找人，還有許多不懂事的東西，口裏夾七夾八的亂說哩！

母：(她從屋裏出來，預先藏好五元錢在衣包裏；把數好的三十塊錢，很痛惜的，很恭敬的送給保長。)(我們只有這一點，請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吧！

有兩樣，也沒有輕重，同時我還年青了！  
八月，這火樣的八月，新都的南山之麓，結集了三民主義旗幟下的許多英勇戰士，在日光和空氣水中活躍。這革命的隊伍，鐵的行列，我能參與，我欣慰，我快樂，我值得告訴你。

來到不同地方的許多青年，不管他們與她們過去的學歷與年紀，而銘鑄於這一集團，每個人都活潑了，這真誠的流露，使我忘記了，忘記了在腦海中烙留下的許多痛苦底回憶。每天我和他們在一起學習鍛鍊，在山尖，在水涯在熱烈的太陽下；在任何的時間與空間，啊！朋友我年青了。我年青了，我和他們一樣。

朋友：這是新中國革命的策源，這是偉大民族復興之起點。每一個青年伙伴，都是一條心，一個信仰。

你聽吧：那海洋的巨浪，不是他們雄壯而激烈的怒吼麼！

這聲音將傳佈全宇宙，全體人類的耳膜。

一個意外的解放將要到臨了。  
看，三民主義偉大而正義的旗幟，將由我們每個伙伴的手上，飄揚到我們所希望飄揚到我們所希望飄揚而的地方。  
寫於行都南泉。

保：纔三十塊錢，怎麼夠呢？你要明白，我是一個也得不着的！

母：只有這點點兒，現在給這孩子買了命，我們還不曉得怎樣結果呢！

保：動不動，就是有結果無結果，這種年程，誰管得你那麼多！前兒徐家毛子還是花的二百塊錢。三十塊怎麼夠？

張：她們實在沒有多餘的錢，那里比得上徐家？（她向二媽和保長笑了）

二媽：你爽性的把那錢也費保長的心吧！

母：這裏的五塊嗎？（指着衣包，流下眼淚說話也梗塞起來了。）……三牛……他爸……又怎麼辦呢？……

張：也用不着太傷心。二媽！——三牛只養傷，都很容易設法的！

母：（取出衣包裏的五元錢，送給保長）那就要請保長老爺大大的費心！

保：我實在是可憐你們，——這算什麼！

母：菩薩保佑你公候萬代呵，老爺！

保：三牛回來的時候！叫他在家里不要出來，要是給別人遇見抓去了，我就負不起責任的。（他驀出門去了）

母：謝謝你保長老爺！再坐一會兒？

保：（不顧而去，母疑神的注視着他的背影。）

張：二媽！錢把他了，事也完了，你還傷心甚麼！

母：——唉！這種世道！

（「嗚嗚」！「嗚嗚」！的呻吟聲，「起察」「起察」！的腳步，漸漸逼近已經寂靜的草屋。三牛攙了被炸傷的父親走了過來，扶他坐在椅上。呻吟越見厲害！不時的嚷出：「媽的鬼子！老子像從前那樣年青，我非和你拚了不可！」）

「嗚嗚」！「嗚嗚」！的聲音，不斷地停着，雙手用力按做被炸的傷口——

母：二爹！不要焦燥慢慢的醫目會好的。

張：我不是忍不住痛苦。媽的！鬼子太殘酷了！昨天又把好幾個地方炸了？聽說燒壞了很多的房子？自然也炸傷了，炸死了很多的老百姓！（咬牙切齒的憤恨着）

張：惡人自有惡人收！觀音菩薩降諭說的：「明年就會太平了！」

母：孩子；你扶爸爸去吃飯，菜在鍋裏蒸起的（三牛扶父親到屋裏去）。

（這時屋裏依然寂靜下來；母親繼續的在離內洗衣，張大媽開坐喝茶，「汪」！「汪」！的犬吠聲，又被和風從遠處送來三牛要出屋去看狗吠什麼？）

張：沒有事就在屋裏不要出去，三牛！

子：爸爸叫我收拾衣服行李，歇一會要到聯保辦公處去集合。

母：我已經花了三十五塊錢，你用不着去了！

## 憶鳴濤

懋 輝

（一）

是去年，他來信說：又要回到江北了。太陽旗下的生活，永遠見不着太陽；可是，江北仍然是自由的，雖然那兒是在敵後。

江北，偌大的地區，在平時，也許提起人們的興趣，

但，在全國抗戰中，江北怒吼了，江北長成了。

中華健兒們，正不斷地向那兒前進；這

所謂「皇軍」也不得不後顧，不能不惶悚

——「皇軍」變成了「惶軍」。

（二）

掃蕩，反掃蕩！肅清，反肅清！

健兒們仍在祖國的疆土上。

他去了，他又回去了。

我們也會同甘共苦地跑過江北，那是在

保衛大上海以後；爲了爭取主動，爲了戰

路關係，我們忍痛背進，隨軍轉移了，那

兒的大好河山，那兒的良善同胞，一切的

回憶，都使我們無法忘記。

子：什麼？……（驚詫的追問他的母親）。

母：我剛纔花了三十五塊錢，請另外一個  
人，代替你去當兵打仗，你現在可以  
不必去幹那勞什子了，你看好不好呢  
？

子：錢沒了沒有，媽媽！（他搶着在追問）

母：如果不繳，今天下午就要你去，怎麼  
還說不繳錢哪？你這傻子！

子：我想，爸爸知道了，一定是不會允許  
的。

母：傻孩子，這是什麼時候了，還問你那  
不知厲害的爸爸！你給媽媽快快的跑去  
，沒事不准出來！

（「咯！」「咯！」的皮鞋聲，「起察！」「  
起察！」的布鞋聲，隨着犬吠聲，漸  
漸地逼近了。）

張：有人來了，還不趕快進屋去嗎？

子：（滿不在意的）我知道，大媽！（他  
只得走進屋子裏去。保長和兵役科長  
走到門前。）

保：（背着兵役科長，向她們搖手表示：  
再到這裏來，不是他的意思。）三牛  
在家麼？趕快叫他出來，已經集合點  
名了。

母：（很倉惶的）……不……不在家裏，保  
長老爺！

保：這纔豈有此理，他到那兒去了？（又  
在搖手示意。）

母：哎！（急迫到無話回答）

兵：趕快說，到那兒去了！——不說我們  
要搜。

張：（見二媽急得不能回答，搶着地）誰  
知道他呢？

兵：你是他媽媽嗎？……

張：我不是——她……是她！（指着母親）  
兵：你不是他媽！誰叫你多嘴！（很生氣  
的指着張二媽。）快說！快說！他在  
那裏藏起？

母：我，（望望保長）我不知道。

保：這個時候不在家裏，遲一會兒，我們  
再來好不好？科長！（笑迷迷的向着  
科長）

兵：已經集合了，還遲到什麼時候？走這  
一家也不在家，走那一家也是要遲一  
點，你這一保，總共十六個壯丁，才  
召集兩個都說不在家，你辦的什麼公  
事？（更生氣了。）

張：確實不在家，老爺！

兵：不用你多嘴——你說，（轉向張二媽）  
母：（望望保長逼得無法，只好說）——在  
——在呀！可是……

兵：可是什麼？究竟在那裏？

保：你這女人說話顛三倒四的！（不安的  
神色）

科：媽的，你在搗什麼鬼？（似乎有些明  
白）

保：科長；沒有什麼？（笑笑的，帶着很  
覺不安的樣子。）

他去了，他勇敢地前去了，雖然他的家  
是在自由中國的大後方，但是，誰還要留  
念家呢？在敵寇狂轟的時候。

### （三）

他來信說：這次前去，是履行「向最危  
險的路前進」，決心是主動的，目的是想  
看看別後的蘇北風光，和戰地生活。同時  
更準備再當兵。

「向最危險的路前進」，這是廬山精神的  
感照；只要是在廬山的保育中長成起來的  
，誰會忘却這偉大的啓示呢！

他又說：「我希望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  
，更希望能早點將鬼子趕出去，那時的一  
場歡聚，是如何的光榮呵！」  
滿腔熱忱，這樣，他去了。

### （四）

之後，就沒有信來，我們斷絕音訊了，  
一直到今天，時間又過去了一年。

我永忘不了他，一個健壯熱情的影子，  
時常在我眼前蕩漾。

我祈禱。

我祝福他平安，

我願他勝利後歸來，

我憧憬着未來的「歡聚」！

——二十九年七月於西安——

（這時候空氣很不自然。漸漸聽得屋內的呻吟聲，從壁縫內傳出來。老人扶了竹杖出來。）

父：找誰呢？保長先生和這一位先生。

保：……我……我……

兵：你的兒子在家嗎？

父：在家——剛才同我一道回來的。

張：三牛不在家，你害瘋了！二爹！（她搶先的說）

父：護瘋了，剛才扶我回來的，不是他嗎？

母：……（望着保長，保長也很徧促不安）

兵：媽的搗什麼鬼？

父：快去找他來！（向他的妻子。）

張：（很着急欲罵不敢，……）

子：（不待呼喊自己走了出來。）爸爸我在這裏。

父：趕快去準備行裝，和上峯派來的先生們一塊兒去！

子：爸爸我知道，可是——（望望母親和保長）

父：還在遲延什麼？三牛，

子：我知道，爸爸……媽……把錢……

（微言又忍）

父：媽的，你這不長進的東西；叫你趕快去預備行裝（很生氣的）你！

子：爸爸，你別生氣，我不忍心離開你；

父：老子有這樣大的歲數，死也死得着了，

子：要你管老子做緊子？你去打仗就是

跟老子報仇，你記不記得起去年老子

怎麼樣？

子：爸爸！你別這樣生氣……媽把我們僅有的錢，都白給保長了。……

父：唉！什麼？

子：媽把了三十五塊錢給保長（三牛下）

父：狗畜的，你做的好事！（指向媽）保長

！你怕下不去吧！在我面前你都敢起

真把他的德都喪完了！

兵：老先生這真好！不像一般忘八羔子（

指保長）國家到了這個時候，還在喪

心病狂的，不知道自己的責任；你說

！你說！

保：我下次不敢了……先生……（向科長）

兵：趕快把錢拿出來，還老先生。媽的！

（保長從衣袋裏取出鈔票，帶着留戀意）

父：（接錢清數。）貪污喪德，你媽的！

（嘩！嘩！嘩！的集合號，由前村傳來

了。各家能壯丁都趕到聯保辦公處去

聽候點名。三牛着了武裝，揣了衣包

，向兵投科長舉手敬禮。）

兵：忘八蛋！老子曉得處理你，沒有這樣

（和「註」）。（挪保長下）

子：爸……媽……請你們保重（舉起手望

着爸媽退下。）

父：什麼我都知道！望你替老子報去年的

仇，牛！

母：（淚下半響）三牛……

××幕 落××

「註」接和即便便宜的意思，係四川土語。

## 燭光下

范甦

表哥的小照，一片褪色的楓葉，從舊書中溜出，安靜地躺在棹上；浴着渾黃的豆般的燭光。表哥的臉在我的眼簾一閃，笑着，褪色的楓葉顫抖着，笑了。

是四年前吧，祖國東北的原野上正開展着血肉的爭取自由的搏鬥。日本軍閥的獸蹄在北方的草原上奔馳。民族抗敵的怒火燒然在每個有血性的人底心頭，整個民族的脈膊有力地躍動着……

七月，那可紀念的日子！我的表哥，以兩支肌肉砌成的粗壯的胳膊，一雙毛茸茸的蠻有力的腿；一付充血的臉膛；發亮的額骨，明晶的眼球……，投進了鬥爭的熔爐。爲了對祖國，對同胞的熱愛；不惜跋涉萬里。一條鋼槍，一套灰色軍裝，打扮得那麼英爽。

「表哥戰死了！——充榮地爲祖國犧牲了……」正是那年的嚴冬，驚人的惡耗傳來了。它，利箭般地穿過酷厲的風雪底封鎖，洞穿我一顆懷念着表哥的，正在躍動的心；我會以多量的淚水企圖洗滌盡我的失掉表哥的，苦痛的心。我的心啊是那麼幼稚，怯懦。表哥給我的愛的確使我拋

# 回到祖國的懷抱

虎口餘生記之七

萬敏

一、最後的一次危險  
 二、我們兩個人的  
 三、我們兩個人的  
 四、我們兩個人的  
 五、我們兩個人的  
 六、我們兩個人的  
 七、我們兩個人的  
 八、我們兩個人的  
 九、我們兩個人的  
 十、我們兩個人的

到了上海，我們兩個人的  
 到了上海，我們兩個人的  
 到了上海，我們兩個人的  
 到了上海，我們兩個人的  
 到了上海，我們兩個人的  
 到了上海，我們兩個人的  
 到了上海，我們兩個人的  
 到了上海，我們兩個人的  
 到了上海，我們兩個人的  
 到了上海，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我們兩個人的

不開，而我却不曾憶及當他臨走的情景呢

當表哥剛要踏上征途的前一天午後，  
 擺置在兩山頂上的太陽，以微弱的光斜射  
 着紋江。紋江宛如條蚯蚓靜靜地爬着，反  
 映出金光。鄉村恬靜地臥在昏黃的暮色里  
 。七月末的風彷彿一支少女的手撫着稻苗  
 的金黃色的穗頭，撫着表哥同我。楓樹在  
 秋風中搖曳着枝條，秋風追逐着楓葉，氣  
 得它漲紅着臉又像輕佻地飛撲向地面。  
 表哥同我慢步在土堤上，他突然從地  
 上拾起一片楓葉，贈給我說：

「好，表弟，拿這贈你吧，明天我準  
 同這里的軍隊一道上前綫去……」  
 是愛你的，如前一樣；但我更希望你愛大  
 多數同胞……楓葉權作紀念吧？說着，  
 嚙里哼起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表哥，你太興奮了，我勸你還是……」  
 我知道已沒法挽回，但我仍眼睜睜  
 着說。他笑了，帶着輕蔑，但堅決，果敢  
 却保存着他的驕傲，他說：「表弟，不要  
 太女孩子氣吧，把你的心健強起來！」  
 愛國的，愛同胞的！  
 「好表弟，那就好了，你不但是我可  
 愛的小弟弟，還是我的可敬的同志勒！」

淚如雨下的回去了。這樣一來，牠們始終沒有把陸同志的情況查出來。牠們始終兩天之後，香港陸同志的家裏，也有人去問陸同志是否在家，陸太太也是我們的工作同志之一，爲人非常機警，她看見別人的神氣不對，所以答覆說她並不認識姓陸的。那位間諜說他是剛從漢口來的，有要緊的事相商，陸太太還是不理牠，牠沒有辦法，只好沒精打採的走，陸太太也立刻遷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由於這次的事變，我們在京滬港的工作人員，奉命來了一個大的調整，留駐了將近一年的南京，就這樣的和我喊「再會」了。

## 二、暫時離開虎穴

奉命留京，轉瞬就是一年了，在這一年當中，前前後後經過了十多次生命的危險，且幸終於保留住了這個殘餘的生命。這不是我自己的命運特殊，而是託了祖國的洪福。這時候，爲了上級的命令，爲了工作的便利，我要暫時離開虎穴了。虎口雖然危險，然而在離開的時候，却也仍不免有些「依依」。

上面的命令：要我到香港待命，於是在一個深夜裏，我同陸同志一道，搭海船到了香港。

陸同志第二天又起身到桂林去了，我就暫時留住在他的家裏。因爲要對外邊掩護起見，所以我就要扮成他家裏的傭人，煮飯呀，掃地呀，帶小孩子呀，凡是傭人所做的事，我都實際操作起來。在有些人看來，也許會認爲太苦，然而一個置身於

特工的人，就是要在那種最艱難最困苦的環境中去表現成績。並且以我們當年在廬山受訓時所經過的磨練比較起來，這點小小的苦役，真算不了什麼。並未參加實際的工作。在一種很平凡的生活，光陰又不知不覺的過去了兩月。

## 三、回到祖國的懷抱

在香港住兩月，上面的命令來了，要我到廣西桂林去；我把從桂林匯來的路費領到後，便開始出發。由香港到廣州灣，還有船可搭，由廣州灣到鬱林，因爲公路已經破壞，便只好步行了。五百里的路程，走了一個禮拜的光景，途中不但寂寞，而且也相當的勞苦，因爲沒有雇到挑夫，行李甚麼的都得由自己隨身帶走的原因。但是我是走起在祖國自由的大地上，隨處所看到的都是自由和歡欣，所以肉體上雖然不那麼舒適，而由於精神上的愉快，便也不覺得甚麼了。

鬱林乘汽車到達桂林，立即趕往管調總隊長，報告我這一年來在南京的經過情形，當蒙慰勉有加。幾天之後，我便又被配備到另一個部門，去繼續盡我對祖國的義務去了。(完)

附白：因爲自己對文藝的描寫，太缺乏素養，所以這一篇虎口餘生記，寫得這樣不三不四的，尚請讀者原諒。

西都文藝社雙江度兄，對本文會費了很久的時間和精力來整理，併此誌謝。

作者謹啓

——二十九年五月於瀘州——

他微笑着拉了我的手，踏上歸途。

太陽被明星趕走了，暮靄蒼蒼地從四週包圍籠來……

第二天早上，表哥走了。他帶着一顆灼熱的心，以寬闊的步伐，剛毅地踏上征途，想不到，像片一張，紅葉一片竟作了我們永別的紀念！

今夜，重憶起往昔，我已不復有那顆怯懦而幼稚的心，眼眶里不再發淚水，代替它的是滿眶怒火，一腔熱血，一顆鉛樣的心。我明白：血債須用同價償還，哭是無益的，是弱者的表現，弱者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生存的餘地！表哥爲了四萬萬同胞的活，犧牲了個人的活，爲了從強盜手里奪回正義，他拋棄了一切人生享受！他是光榮的，偉大的。

如今，野獸將死滅了，因爲我們成千或萬的英勇的將士將從野獸的毒手裏奪回我們失去的土地，空間。這怎不使地下的表哥含笑呢？

豆般的燭火爆炸開花了，紅光搖曳着，表哥的充血的臉，又呈現在我的眼簾，笑盈盈地，堅決，果敢仍保存在嘴角。燭光亮處，彷彿有一條光亮的路，它昭示着我的前途，中華民族的新生的坦途！我本能地笑了……







再說你要替國家出力的話，那另外幹別的努力不成嗎？媽叫你讀大學去，只要你自己肯爲國家效力嗎？也順了媽的意思，你說又有什麼使不得呢？

「時間不同，時代不同……」

兒打破這些層層的舌關，也是打破這些頑固的腦經，他知道說一年的話，而這條路也打不通，因此，就半咕嚕的一邊說一邊走出門去，老太太閉着眼睛在涼椅上，氣喘得根，小英呆立在側邊不知何措。於是第二天他就惹起性子，離開了家庭到入伍的軍營裏去了。他第一封信寄回家去的時候，得着他母親極嚴厲的責罵，也有另外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議論紛紛：

「李翔雲投筆從戎去了，這傢伙真夠勁：要麼，一有的沒有的。」

「那傢伙讀了幾句書，真沒有樣子，他媽那麼疼他，而他竟不聽她的話，硬堵氣偷偷的走了，氣得他媽兩天都沒有喝過一口水，幾乎生個大病死了，這傢伙沒有心肝，沒有孝心，別不聽老人言，必有西方路……」另外有人如此說。他們一般的心裏，大半的人都是說他是不對的，有很少的人贊同他。很多人都不放開眼，請去看看祖國的錦繡河山，已破落不堪了，國家民族的生命，正氣喘吁吁的躺在血泊裏，等待和願作奴隸的人們來極救起來哩！

時間一天一天的延長下去，李老太太

對他兒子咀咒，一天孫少一天，她也一天更比一天的軍隊去抵抗敵人，打響了她對兒子的投筆從戎事，也漸漸的表示贊同了。

「這鬼子的飛機日夜裏都來肆意轟炸，她親身感受到痛苦，因此對兒子的投効甚致催逼她走向死亡，因此對兒子的投効空軍的志願，更加鼓勵，其致還急迫的期待着：在期他的空軍替她報仇，雪恨，所以說着：鼓勵他兒子的話，神經仍有幾錯亂的說着：鼓勵他兒子的話，神經仍有幾錯亂的說着……」

「翔雲！我……我不恨……你了……」

「啊！你來打它呀！……媽的兒啊！……」

「我不……」

她臨死的時候，她已經覺悟了，懺悔了。

李翔雲在教室裏寫着信了半天，都想不起一些必得寫的話來作回信，到結果他淚汪汪的在信箋上只寫着：「我愛你的媽媽，却成了您最後的……」

我平安！您眼目肥！我怎能再陪您啊！我子，來在你的墓前作祭品啊！等待着肥！永眠吧；親愛的媽媽……」

寄去，也是他在向他母親訴說着他內心的愛與民族的每一個死難的母親復仇。

**伊蘭布倫** 斯因 著 (傳價五角半)

這是一首長至一千三百餘行的長篇敘事詩，內容以哈勒欣河為背景，描寫一對熱戀的蒙古青年為祖國而戰鬥的英勇事實，允稱英雄的民族史詩。書已無多，購宜從速！

**中尉夫人** 斯因 著 (即將出版)

本書為一短篇小說集，內有斯因著「中尉夫人」及「底出」及「流利」等篇，內容精采，讀來一讀其文。本書不久將可出版。

**祖國的吼聲** 斯因 著 (即將出版)

這是一本短篇詩集，包括有廿餘首詩作，以獨特之風格描寫各種不同的事跡，這正是斯因詩的特點，本書亦可望于最近出版。

**自由的旗** 單子豪 著 (傳價五角)

這又是一個短篇詩集，初版出不數月，即已告罄，這是用訂再版，由浙前線詩社代印，現已到，各書店均有代售。

**裴多菲詩** 單子豪 譯 (傳價五角)

裴多菲是一千餘年前自由而戰的匈牙利偉大詩人，他的詩，純是熱情的暴露，本書由單子豪譯出，不失原著風格，亦由「詩社」出版，本市各書店均有代售。